

# 旅行香港大埔採集標本途中日記

格 克

## 前言

我們德文班同學，是預備將來入醫科的。在高級中學課程中，祇有生物學一科而無動物學和植物學的。學校為適應我們將來的課程起見，對於我們德文班，特多設動物學和植物學兩科。但是高中部的動物標本不多，而教者與學者均感困難，尤其是對於生物的生活實況，更無從明瞭，同學們為觀察生物形態生活和練習採集標本以資研究起見，故在一禮拜前，便提議請吳瑞庭先生領隊到大埔香港沿海一帶，採集標本。原來預備在前禮拜六出發的，惟旅費浩繁，經濟上發生問題，又適值前禮拜日是本校十週紀念暨新校舍落成盛典。我們便不得不把出去採集的日子延遲。旋蒙諸先生慷慨解囊，樂捐旅費，故得在今日（十一月十六日）出發，這是很榮幸和很感謝的。

## 十六日

是日上午，我們還是上課的。午後十二時半，同學齊集課室，起程赴廣九車站搭車。全班裏除三個同學，因事

未克參加外，其餘各同學和吳瑞庭先生及其帶來的一位朋友，一行二十二位同往。事前先派二位同學到車站買票，蒙照例優待，八折收費，所買的車票是三等的。我們依照着開車的時間到去，而三等車廂已被搭客擠擁得不堪了。但行李卡內，尚在空閒着，故我們便到行李卡內去了。在行李卡內，是沒有坐位的；但是我們覺得，大家得共同處在一塊兒，並無其他搭客雜在其中，也覺得很舒服的。且回想在這個農村破產，困難嚴重的時期，既得到了坐車的機會，在這沒有坐位的行李卡內，尚嘆不足嗎？

是時天朗氣清，憑窗外望，令人精神為之一振。同學們有的傍窗而立，有的把帶來夾植物標本的草紙鋪在地板上而坐，在車卡地板上有橫臥直躺者，有唱歌曲者，有吹口琴者，有閱畫報者，有看書藉者，種種色色，筆難盡述。至于吳師則將二三小皮匣重疊起來以為椅，以地板為椅，將他所編的植物學的原稿校閱。當同學向他發問的時候，他便抬起頭來微笑着同學們談話，隨又繼續他的工

作。

車約行二小時的光景，男同學們合唱的歌聲，漸漸消沉下去了；惟女同學們的歌聲，尚餘音嬌媚，不絕於耳，但是每當車抵一站稍歇的時候，她們的歌聲，也隨之而停歇；車一起行，她們便又繼續高歌了，車行愈快愈響，她們的音調也愈高愈亮，好像她們要將有節奏的音調去掩蔽那火車所發出的噪音一樣。

時間很快的過去，不知不覺五點鐘到了，車也抵了九龍了。下車時，有一新聞記者到訪，吳先生畧述此行目的以對。在月台上，由同學鍾君，攝一照片，以留紀念。

抵九龍的時候，吳師便代我們去買任大埔墟的車票。當買票時，請其援例優待減收車錢，但售票員說道：「要問准站長纔行。」我們知到九龍在西歷一八九八年為英帝國主義者，將迫清廷租借而去。故九龍鐵路，是中英合辦的，而九龍火車站的站長，當然是英人充任。我們的要求，畢竟被他拒絕。連七角銀一張的來回票，得不到折扣，算不了什麼重大事件，不過總是覺得十分恥辱哩！在我們熱個的國家裡面，各處扼要的海岸和港口，均被帝國主義

者強迫租借和割讓，在租界和割讓的地方裡面，一舉一動，備受帝國主義者的支配，甚而這樣微小的事件，也須先問過帝國主義者的走狗。

由九龍至大埔，各同學多默坐車廂裡面，好像漸漸地失去了來時的豪氣。這也許是因散坐車廂裡面，不能像來時得共同處在一塊兒談笑着所致罷。由九龍上大埔墟，一路沿海，在車中向窗外望：鳧鷖雙雙，飛遊于水面之上；羣山峯頂，呈現着紫色的回光；漁舟唱晚，暮色悽然。我們下車的地方，為在大埔墟車站，當我們到大埔墟車站的時候，我們便以為目的地到了，大家一齊站立起來，各持着行李，衝鋒似的預備下車。吳先生在後而忽然叫着：「勿下車，勿下車！我們今晚要到的地方是大埔墟而不是大埔的。」於是我們乃退回車中就坐。這亦可見我們太過於心急欲達目的地了。

霎時，我們便到了大埔墟車站。下車後，即赴新界崇德高級小學校，已五點五十分了。我們早已預備今晚即在這裡寄宿的。同學在車內靜坐了數點鐘之久，下車後，便像鳥出籠中似的，打枱球咧，搓排球咧，打網架咧，紛紛

做各人的遊戲去了。

稍候片刻，便由該校校長李先生，引我們到該校對面一間空閒着的房子，放卸行李。隨後我們即出去喫晚飯完畢後，便在大埔墟沿着海岸散步。天上的月兒，十分皎潔，微微的海風，掀起海面一皺一皺的柔紋。有一段沿堤馬路，兩旁生着並立的樹木，在夜色朦朧中看來，若是得意的人們，或覺得彷彿有太湖裏的蘇隄吧！靜水映照，着月兒在水底下發光，或覺得可以與三潭印月媲美吧！可是在失意的人們看來，感覺月兒在嘲笑他吧！更覺悽然吧！海水發出嘩嘩的聲音，似時在我們愚弄。我欲葬身牠的懷裡，但月兒似又在笑我們幼稚。

散步回來之後，我們便整理我們的寢具。臥室是在一層樓子下面十分寬輪，夠容我們有餘。我們整理寢具完畢之後，稍坐片刻，吳師便將明日我們應做的工作計劃來告訴我們。

我們同學中，除女同學得住在有一間有床的房裡而外，男同學都是就地板上，鋪席而睡。我們帶來的被褥不多，幸李校長特別照拂，從當舖裡借來幾張紅氈給我們，雖天

氣頗冷，也不致受寒了。我們這種平民化的生活，覺得極有趣味哩！原來到了十點半鐘的時候我們各告 *Good Night* 晚安，各自夢遊，預備明天早起出去採集。但同學們平素沒有睡慣在地板上，雖把電燈熄了，而蚊子時來吵鬧，致終無辦法入睡；或互相傾談，或忽而大笑哄堂起來。在這夜闌人靜的時候，幾響敲雲雷。間有一二同學，發出鼾聲，令人聽到可怕，直至十二時許，纔各漫遊夢鄉。

### 十七日

早上未及五時，同學們都醒起來了。當我們到公共自來水喉處，不用面盆去盥洗的時候，那清早上來取水的人們，都帶着稀奇的眼光凝視着我們。

六時許，我們同學，三五成羣，到海灣堤上散步，在那裏也不覺得有什麼晨景足以賞玩。只見漁夫漁婦，運魚入市，他們似帶恨終宵，舉網不獲盈筐的顏色。

散步回來，已八時了，乃出發往大埔墟附近，沿海灣直下，作採集工作。這海灣是屬鹹水的。海產動物以節足動物軟體動物為較多，棘皮，海綿，腔腸等動物次之，魚類亦繁有徒。我們到了沙洲，莫不爭先恐後，攜衣攜裙，

而涉水中。當同學們正尋得出神當中，有二三女同學們，發見了一種海葵動物，驚訝起來，長嘯一聲，幾有風起水湧，漁舟驚濤之概。

沿沙洲而下，約經數里許，水中之石，多附着許多貝殼，形似刀刃，我們被割傷而血液淋漓者，不下十七八人。這樣慢行採集，不覺已下午一時了。我們肚子餓極了，乃返大埔城用膳。

膳後，稍為休息。下午二時，我們往大埔墟車站對面山嶺上，採集各種植物和昆蟲等，惜時值冬初，昆蟲早已蛰伏，故所採得的幾大部份為蝶類，種種色色，約有數十餘種。

在昆蟲類，華麗而瀟灑的，可算是蝴蝶兒了。牠穿着絲綢似的衣服，附着美麗的颜色，終日飛舞于芬芳的花間，撒着花裏的甜蜜，一生無所事事，比諸勤勞的蜜蜂，真是自由自在得多了！牠們可算是幸福極了，生長在我們南中國的溫帶地方，冬天尚能優遊自在，不然，牠們早已與夏日之神同時告別了。同學歐陽君，見我持着捕昆蟲的網，走向山上去，他急問我道：「你趕什麼？是追蚊蠅嗎？」

是追蚊蠅嗎？」我答道：「是的，但是，我追的蚊蠅，是昆蟲類的蚊蠅，是可以作科學上標本的蚊蠅，決不是「九一八」的時候，持着不抵抗主義的張學良所追那的驅蚊蠅哩？」歐陽君不禁啞然而笑。

隨行隨探，經過了數個山谷，時候已經不早了，我們乃乃收隊下去，沿着鐵道而返寓所。

我們經半日涉水，半日登山，都覺得疲倦極了。晚上九點多鐘的時候，都已入睡，不若昨晚那樣難入夢境了。

## 十八日

早上七時，我們即往大埔一帶的山嶺上採集植物和昆蟲。直至十二時半，才回旅次用膳。

膳後，沿鐵道而至旺角一帶採集，順道參觀李登同先生的果園。園中果木甚多，且有高樓大廈，巖巖矗立，這樣偉大的成績，大概是由官而實業的特點罷！

至三時乃回寓收拾行李，預備搭三點四十分的車赴香港。可是今天適是禮拜日，這一趟車是不開行的，須等至四點四十五分，才有車開行。於是我們同學間以一部份看守行李，一部份就到火車路旁捕捉昆蟲。

抵香港，已六時了。是晚寄宿于知行中學，蒙該校張  
麥爾先生招待我們。同學中有些是到親朋家裏寄宿。

### 十九日

是日陰而不雨。早上八時許，即擬出發到香港仔一帶  
採集海產動物。同學皆徒步而行，欲繞香港山的東道而抵  
目的地。途中隨行隨採些植物，行至山均上，已正午十二  
時了。由山均行至香港仔，計尚須行二點鐘的路程，時間  
已不容我們到那里採集了。于是便下至柴灣一帶，沿灣峰  
採集。同學中有善游者，則下到深水的地方採集。是日風  
浪頗大，故採集之海產動物，不若在大埔墟的多。

下午四時，我們乃循原道而返，吳師即將途中所見有  
花成果的植物，實例指示告訴我們，植物以花果爲分類的  
方法。

是晚除一部份同學出去逛街外，其餘均在知行中學校  
內整理數日以來所得的動植物標本。並約該校鄧先生于明  
早出去散步的時候，邀我們同住山上遊行，我們主要目的  
，是順便于明早散步時，請他指示我們往香港仔最近的路  
線。

### 二十日

晨上五時，同學多已醒起來了。五時半，我們數人，  
卽和那位鄧先生登山，山路頗崎嶇，數人說步而上，抵寶雲  
路（居民稱爲三馬路）時，多爲喘息。我們雖攜帶着剪刀和  
捕昆蟲的網出去，但晨光尚屬熹微，無從採集。我們與鄧  
先生隨行隨談，談及英帝國主義者，在香港怎樣地種植  
其侵略手段，怎樣虐待我們的華人，漢奸怎樣地甘爲洋奴  
走狗，……莫不令人悲憤填胸，爲之激昂慷慨。那條馬  
路——寶雲路——是橫貫着香港島山的腰部，兩旁叢生着  
許多蒼松和灌木，海風是在不斷地吹着，空氣很爲清新，  
在早上去那裏散步的人，也還不少呢。聞說有肺癆病的人  
，倘每朝晨上，都能到那裏運動，可以不藥而自痊癒。故  
有人稱爲「康健道」。這可是名符其實的吧？因爲到那馬路  
上去運動的時候，第一，是要經過一次的爬山；第二，那  
裏林陰翳翳，空氣的確是清新，所以對於身體康健不無裨  
益的，鄧先生引我們向東遊行了一遍乃返。

這一天，我們亦於上午八出發，取道上香港山，然後  
越過山頂而直下抵香港仔，當達山巔，回顧對岸的九龍，

砲台矗立，海上商船如織，萃集港中；形勢天成，確爲罕見；香港以一島的孤立，與對岸青山面海的九龍，勢成犄角。是故英人奪得香港後，復逼清廷租借九龍全半島，開拓北都租界，及附近大小島嶼。

約行三時，始達香港仔。我們僱二小舟擬往陸橋採集。舟行雲時，波浪忽起，我們坐在舟中，覺帶恐怖，乃復改道往深水灣和淺水灣各處。小舟沿岸逆風而行，隨波上下。行不經里，久而慣之，反視險如夷，似覺輕舟漂泊，有無限快感。

抵深水灣後，即離那如葉的扁舟，落水淺的海灣採集。在這灣所採的，多爲海綿動物。灣的頂處，有一幅沖積平原，廣約數畝，爲西人以之建爲運動場。雖已深秋，草兒還甚青綠。山上一深谷，幽靜景色殊，令久住繁華都市者見而欣羨，那深水灣除山谷的溪流出口處附近爲沙洲外，其餘皆爲石崖。我們沿岸採集，頗有一履巉巖，踞虎豹的風度。

灣裡的海水，不斷地翻過浪來向岸上沖擊。我們抵那裏的時候，已將是黃昏時候，看見那翻騰倒來的海浪和那

可怖的海嘯殊令我們不願意在那裏久留。

俄而同登歸舟，行不里許，乃風平浪靜。船夫鼓棹前行，同學們不自禁依拍高咏：「澳之廣矣，不可泳思；江之永矣，不可方思。」將與波上下，儼以全吾軀乎！同行兩舟，彼此爲之一呼一應。

返香港仔登岸，已六時了。雲時，已暮色蒼茫了。我們乃乘長途汽車返港，抵步後，再乘電車返旅邸。

在電車上的時候，忽聞放出預報警炮三發，海面輪船，長鳴汽笛，堤上忽密集觀衆，擁塞馬路，所有車輛爲之慢行，我探首出車窓，遙望海上天空，見飛出紅綠色救命火箭。「啊，啊！那邊是空防演習，那邊是空防演習開始了！」車上的人，這樣驚叫起來。

是晚，月兒是呈現着迷濛愁慘的樣子，好像戰神快要到一樣。數處探海燈向空中猛烈放射，數分鐘後，那灰色機翼紅身的戰機，已被探海燈射照得全身暴露了。哦！這原是香港政府奉英京訓令，作初次的防空演習，於此亦可窺見帝國主義準備戰爭的一斑啊！當時我曾幻想我國用武力收回香港的景象，不料原是帝國主義者對我們民衆的

示威呢！

二十一日

早上七時，我們即過九龍乘廣九快車而返。從車窓向外眺望，大地似箭般向我們後退。啊！這不是光陰似箭一般的快，向我們告別的一個象徵嗎？行將抵省，但見田疇一片黃色，農夫農婦，正忙着收穫。

抵校中，已正午十二小時了。下午我們乃繼續上課。

結語

我們此行，所到各處，純是採集，並無參觀過任何機

關或團體，遊覽過任何名勝或古蹟。但久住城市的我們，閉戶讀書，這一次出去採集，在採集歷程當中，登山涉水，自有旅行的樂趣。很值一記。

我們自十六日下午起程出發，至廿一日正午返校，除十六日下午廿一日上午，全部分時間消費於乘車一往一返外，共得四天時間採集。所採得的動植物標本，擬待整理後，舉行一小規模的展覽，雖無珍奇品物，或亦可引起學斯學者之研究興趣吧。

一九三四年，十一月，廿一日，完稿于中大宿舍。

### 蘇東坡的幽默

蘇東坡一日出遊至某寺院，遇老僧。僧囑坡題詩。坡始以老僧道術淵博，欣然為之，詩曰：「終日昏昏醉夢間，忽聞春盡強登山。經過竹院逢僧話，又是浮生半日閑。」題畢，與僧細談，始悉僧屬俗物，不修進行。乃索然將所題詩改為：「又是浮生半日閑，忽聞春盡強登山。經過竹院逢僧話，終日昏昏醉夢間。」此乃東坡之幽默也。——錄